

系列

长篇小说
旅外作家

小说界文库

huang hūn de měi guó mèng
黄昏的
美国梦

张士敏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initials

xiaoshuojie wenku

黄昏的

美国梦



出 版 说 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,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,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:

长篇小说系列

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8年8月

美利坚——哥伦布发现的这块新大陆真是
个奇怪的国家，凡涉足者都会有梦。土生土长
者自不待言——有他们绚丽斑斓的梦，移民们
更是怀着梦想而来，包括那些落日西沉、走近人
生黄昏的人……

这是些什么样的梦呢？

本文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第一章

1

巨大的波音 747 像一头怪兽，呼啸着直刺蓝天。望着变小的楼宇、远去的故土，田林深嵌在浓眉下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润湿了。留恋？牵挂？难舍？不，女儿在大洋彼岸，妻子坐在身旁，在这逝去的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他无亲无故、无牵无挂，但他就想哭——痛痛快快地哭……

他的思绪还停留在虹桥机场边防检查站那个高高、用有机玻璃拦着的边检台旁。呵，只要过了这道卡，他就能出国、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凭心而论，他没想过这辈子能出国，更别说到昔日被列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去。历史有时不可理喻。三十五年前——一九五七年，二十岁的他，青春年少、意气风发，就读于上海某大学历史系，一次讨论美国史，他说华盛顿真了不起，拼着性命打下江山，只做四年总统，以身作则带头搞选举。其实这只是就事论事，随意说说，压根儿没别的意思。不久反右运动开始，这番话连同往日似乎说过，但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、忘得一干二净的片言只语被捡拾串联，上纲上线，加上他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小官，其结果可以想象：他成了资本主义辩护士、帝国主义代言人——右派。

拥抱他的是零下几十度的酷寒，漫天的北国风雪。

整整二十年呵！

如今他却坐上飞机奔向这片神秘的新大陆。

历史真会同人们开玩笑。

出国的人还真不少，不过这儿可不像外面挤公共汽车，一个个顺溜儿排得好好的，没有挤轧，没有逾越，没有争吵，甚至连说话咳嗽都是低八度，这说明国人同胞可以文明、能够文明，问题是环境和气氛。

前面的人愈来愈少，他终于站立在那道距边检台二米的黄线上，只要前面那个穿紫红毛衣的女士通过就轮上他了。好像有人按了身上的某一个开关，全身的血液立时加温、发热、快速奔流。呵，会让我出境吗？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不，不会的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你又不是偷渡客，你手里拿的是经合法途径取得、正儿八经、货真价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，上面盖着美利坚合众国驻上海总领馆签发的B2签证。但是中国的事儿很难说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。红毛衣女士顺利过去，他转头向紧随身后的妻子点点头，拉拉肩上的挎包背带，像喝过酒似的微醺地跨越黄线。从小洞口递上护照。他个头不矮，但只能看到里面人的脑袋和肩部。小伙子肩上扛着一道杠和一颗星，满脸职业性威严。只听轻微的嗒嗒声——往电脑里输入或是查讯有关他的资料哩。声音没有了，听有进出境经验的人说过，此时应该“啪！”一声——一只上面标有年、月、日的边防检查允许出境的图章盖在你护照上，OK！走吧。他等着，但没听到那“啪！”声。不对呀，全身的神经顿时抽紧。一颗星抬起脸，他触到一双居高临下、冷冷、探究加审视的目光。呵，这目光他太熟悉了，当年的系党总支书记、学生政治辅导员这样看过他，后来的生产队长、党支书、车

间主任、红卫兵小将、派出所户籍警、居委干部乃至左邻右舍都这么看过他。几十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目光下生活。这目光像幽灵似的伴随他，工作、学习、逛街、吃饭、睡觉甚至同老婆性交都离不开这目光。恐惧、厌恶、忿怒、但无可奈何。又是这目光——恼人的目光呀！不过这目光可不是里委干部、也不是户籍警的，这是边检站。这目光可能关系影响到他后半辈子。

“呵，有……”他想问问有什么问题，但喉头发干、声音发颤，语不成句。

“你什么职业？”那目光问。

“职业？”

“就是工作。”一颗星说，“你出境卡上没填。”说着将他填写的出境记录卡放在他面前，那上面的职业栏里列了行政管理人员、办事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商业人员、服务人员、工人、农民、无职业和其他九大类，他不知道自己应归哪一类。

“我当过工人，做过农民，”他说。

“我问你最近的。”

“教师，中学教师。”

“那你选2，专业技术人员。”

“可我刚办退休手续。”

“那……”一颗星淡眉微皱：“就填其他，你在其他上勾一下。”

真他妈迂腐！我这脑瓜子是怎么啦？嗨，他使劲勾了一下。

“啪！”

天啊！

落日的余辉透过厚实的舷窗玻璃映射在田林瘦削、但棱角分明的脸上。就外表,无论哪个角度你看不出这是个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,那花白坚硬的板刷头,粗糙黑里透红的肌肤,酷似面朝黄土背朝天、终生抡锄把子的老农民,而眼角扇形鱼尾纹和额上三条整齐刀刻似的抬头纹,则活脱脱鱼船上一个手搭凉棚、嗅风观浪的鱼老大,唯有那深藏眉棱下永远忧郁的眼睛透着一种空灵和书卷气。

风霜雨雪,烈日严寒,揉合艰难困苦铸造的一件杰作。

飞机平稳地飞翔,旅客们昏然入睡,田林却睡不着——太兴奋太新鲜。像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,坐飞机对他来说是大姑娘上花轿——头一次,何况飞往大洋彼岸另一个世界去。他凝视窗外,火红的太阳已经消失,只在天际留下一抹艳丽的红霞,好似少女面颊上的红晕,鲜艳欲滴。白云在机身下翻滚,似山峦、似海浪、似羊群,更像惠丰镇棉农们摊晒的洁白的棉花。是了,惠丰镇的棉花。迄今为止他呆过三个地方:上海、雪水温、惠丰镇。上海是他的出生地,二十岁那年被戴上老右的帽子后被发配黑龙江,开始在伊春,因坚不认错、死不悔改,被送往雪水温,这是黑龙江边的一个小城,北纬 49 度,高寒地区,名字挺动人——雪水温,实际上那冰雪真是寒冷彻骨,能冻掉你的鼻子、耳朵、手指等身体裸露的部份——如果不注意的话。为生存他伐过木,捕过鱼,种过地,干过车把式,当过炉工做过泥瓦匠,一呆就是二十年,风雪二十年呀! 1978 年平反做教师,倦鸟恋巢,故土难舍,尽管严寒风雪对他来说

已经不是一回事；但他仍想回到东海之滨，长江之尾，生他养他的地方。他想回上海，通过同学友人写信，组织也出面联系，全都碰壁——户口难以解决。不错，他是在上海被错划而且在上海出生，可这早已是历史。上海不同于香港和其它某些地方，只要有出生证就承认你是它的人，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回去。也难怪，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奔赴外地的人太多了。许多人像他一样想返回上海，大家都回来，上海又怎能容纳？当然，如果他是什么特殊人材或有某种背景和关系那又另作别论。可惜他什么也没有，他只是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、曾被“错划”的中学教师。不得已求其次，他将目光转向上海邻近地区。八十年代初来到这个与上海一江之隔、遥遥相望的江北小镇惠丰，在一所中学教历史。小镇是安详的也是富足的。已经过知天命之年，原打算就在这长江边上，遥望大上海，安安静静、太太平平了却余生，想不到会到美国去。

呵，美利坚，那神秘的美洲大陆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？

“啊！——”身边沉睡的妻子马树英蓦然呻吟，声音透着惊慌。这是个骨骼粗大、四肢发达的女人。一看就知道是劳动人民。她比田林小六岁，才四十九，但黧黑的脸，粗糙的皮肤，憔悴的面色和鬓边隐现、花白的头发看上去像有六十。

“树英，你怎么啦？”他轻声询问。

“我做了个梦，好怕人。”她习惯粗声大嗓门，嘴一张就是高八度。

“声音小些。”田林环顾左右，“梦到什么？”

“梦到咱们到了美国，”她压低嗓门。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一个牛高马大，腰里挎手枪，手里牵着狼狗的警察哇哩哇啦同我说话，我一个字也听不懂，吓得转身就逃，警察就放狼狗追我，我逃呀逃呀，可两只脚好似绑了铅坠子，咋也跑不动，狼狗一口咬住我腿肚子，我的娘！”

“你呀。”田林忍不住笑出来，他想起看过的那些反映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美国警察抓偷渡客的电影，这是常见的镜头，“你录像看多了，我们又不是偷渡客，咱们是拿着签证到美国看闺女的，大大方方，正正经经。”

“俺知道，”她将头往田林身边靠靠，“可心里就是那个。”

田林理解她的心情，她是在那遥远闭塞冰天雪地的山沟沟里长大，学历说是初中二年级，实际小学程度。在大自然中她剽悍粗犷，斗得过熊瞎子打得死狼，可一出山，到人多的地方心里就不自在，手脚不知往哪儿搁。记得第一次到上海吓得不敢出门。“妈呀，楼这么高，人这么多呵，”她叫着，上街时像个孩子死死攥住他胳膊。这次去美国她心里更复杂，既渴望早日看到宝贝女儿，看看人们向往的美国；又有种难言的不安和惶恐。美国比上海要大、要复杂得多，而且都是蓝眼睛高鼻子，她一个乡巴佬，打拿到签证就没安安稳稳睡过觉。他开导她：你是去探亲又不是啥代表团，用不着你讲话、签字、做报告，外出逛街办事，女儿和我都会陪伴你，你怕啥？话是这么说，她心里总嘀咕——一种根深蒂固、难以消除的自卑和自卑。

“还有，”她说，“咱们到底回不回来？”

“怎么又想这个？”田林微带埋怨。这个问题在家里谈过多次，莫衷一是，他已经厌烦。按照美国移民法，他们的B2签证属非移民签证，作短期探亲、旅游和商务活动用。按规定签

证期满应离境,事实上有不少人滞留下来。女儿在信和电话中也告诉他,美国不像有些国家,这方面是很松的,让他们将要用能带的东西都带去,作好不回来的打算。同事和朋友们也都劝他:你没听说人家花几万美元给蛇头,冒着危险偷渡去美国,你这硬邦邦的通行证到手了怎能轻巧地回来?还不想法混出个名堂?他踌躇,已经五十五岁了,这把年纪,既无专长英文又不好,在美国怎么找工作?但是再想想自己这前半生实在太窝囊,如今有这样的机会好歹去撞一撞,再说这份签证拿到手着实不容易。为这份该死的签证他们夫妻先后去上海四次,历时两年,不知花去多少精力和心血。第一次是九一年一月,元旦刚过,他俩顶着寒风过江到上海,在上海他有亲友;但他不想麻烦人家,找家小旅社住下,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乌鲁木齐南路美国驻沪总领馆门口。那天正遇上寒潮袭击,气温降至零下二度,北风呼啸,寒冷彻骨。才五点钟,离天亮还早,他以为自己赶了个早市,谁知已经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群人,据说排在最前面的凌晨两点钟就来了。黑暗中人们沿墙根列成一排,其中有中、青年,也有耄耋老人。天太冷,许多人冻得瑟瑟发抖、牙齿打颤,有的勾头缩颈,有跳脚搓手。领馆八点半才开门,还得熬四五个小时,他不由觉得中国人实在可怜;但话又说回来,美国人又没邀请,是你们自己来排队。真他妈的!

队伍一点点缩短,轮上他俩进去已经十点钟。四点钟到此在寒风中整整伫立六个钟头。尽管经过严寒的考验,但这六小时也够他受的,手脚冻僵,脑袋生疼。签证有三个窗口,而签证官只一人——一个标准的黄毛。那家伙像猴子似的在三个窗口之间蹦跳着,另有一名瘦高、像竹竿似的中国小姐

——大概是雇员——在一旁协助递文件。“你想和你妻子一起去美国？”黄毛一面用一目十行的速度快速扫瞄他的资料，一面用生硬的普通话问。“是的，”他小心地回答，“她就在旁边窗口。”黄毛不知是否听进，或是压根儿就没打算听，用左手哗、哗，写些什么随后跳开了，他以为他还会回来，但来的是那位“竹竿”，默默将护照还给他。“小姐，到底怎么啦？”他惶惑地问。小姐惜言似金，用那涂了唇膏、超薄型红嘴唇向他手里的护照叭叭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”他莫名其妙。“看最后面。”超薄嘴唇终于扔出四个字——字字铿锵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只见末尾写着：01/18/91 6M，外加一个小长条英文图章。“这究竟……”他想说什么。“喂，出去。”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对他说。是那个坐在另一头桌边的中国人，刚才进来时就是他指挥人们在长椅上顺序就座。他又看到那熟悉、居高临下、冷冷、让人背脊发凉的目光。“这——”刚吐出一个字就被打断：“你被拒签了，根据这上面的日期隔六个月再来。”“六个月？”他在刺骨的寒风中等了六个钟头，而那黄毛猴子接待的时间不满六十秒，最后又让他再等六个月，妈的！“出去！”那声音岂止寒冷简直带有杀气。很明显，若是他不服从就会有麻烦。

这种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悻悻而退。

他气恼，可有啥法子，是你想去人家那儿，不是人家要你，求人的事儿只能忍。六个月后他跨越长江如约前往，这次那个黄毛多给了他三个字：很遗憾。这回他多少有些心理准备——领馆大门口有几个“老签”曾告诉他：拒签一二次根本不稀奇，有签五六次甚至七八次的哩。沉住气！秋去冬来、日月更迭，又是六个月，他再去，结果仍是6M。这下他可沉不住

气了,六个月!六个月!他这一生还能有多少六个月?这不是折腾人嘛?他垂头丧气、心情沮丧地走出领馆。大门口照例围了一大堆人,看见里面人出来像苍蝇似的哄地围上去,问这问那。这其中有些人是来摸路子、看看你为啥能签出或者为啥签不出?为日后自己签证作准备。有些人并不打算签证至少最近没条件签证;但他们对签证就是有兴趣,喜欢打听议论。他们不仅签证知识丰富,而且知道签证官员的任期、姓名、年龄、嗜好。会告诉你某某好色,若是漂亮妞儿,飞飞媚眼、嗲声嗲气,他准签给你;某某严肃、一本正经;某某随和、富人情味……摇头晃脑、唾沫四溅,像真的一样。过去对这些人他不屑置理,如今倒想同他们谈谈。“师傅没签出来吧?”一个戴秀琅架眼镜的问他。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反问。“看依格副样子苗头一轧就轧出来。”“你猜对了。”他如实讲述情况。眼镜儿和旁边几个人就替他会诊。“很清楚嘛,老美认为你有移民倾向。”眼镜儿俨然行家,给他分析:B2签证年纪越大越容易签,最好超过六十五岁。很简单,年纪大了工作不好找,混不下去。他俩一个五十不到,一个五十刚出头,再说夫妻俩同时申请,大陆又没有子女,因此美国佬不给签。“那咋办?”他觉着眼镜儿分析得有道理,希望他出个主意。“有啥办法,”眼镜儿说,“唯一办法是一个人申请,试试,也许行。”树英说:“你去吧,我已经不想去了。”她说的是心里话,但他不能将她独自留下,再说女儿再三关照希望他俩一起去。

又是六个月。春去夏至眼看又到签证的日子。这些日子他冥思苦想,眼镜儿说得对,美国人嘴里不说,可心里认为他有移民倾向因此拒签。他得证明、而且使美国佬确信他没有移民倾向。他绞尽脑汁,终于想出个主意。他脱下身上的白

衬衫,找了一件通州土布做的旧中式对襟褂子穿上。这身打扮加上板刷头和皱纹密布、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的脸,活脱一个老农民。他让妻子脱下特地为去上海签证买的真丝衬衫,换上一件旧褂子,而且不许她去理发店做头发。“嗨,老田,你这是咋啦?”树英叫着。以前去上海他总是再三叮嘱,让她去理发店做头发同时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,这回出什么鬼?自己原本难看,如今这副模样简直跑不出去。“你别问,一切听我的。”他不想多说,再说同她也说不清楚。这次他横下心,旅社也不找,晚上十点钟就到美领馆门口,没说的,排第一。前几次接待的黄毛换成个大胡子。不管三七二十一,没等对方开口,按事先设计和在心里反复演练的,他用黑龙江的东北话说:“同志,俺和俺老婆都是农民种地的,咱们从苏北乡下赶来。”“农民?种地?”大胡子的蓝眼睛瞅着他似乎在审察他是否说谎。“对呀,”他理直气壮,“我们想去美国看望女儿同时也看看你们美国,咱们申请资料齐全,可你们就不让我们去,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农民?”“哦,我们决不歧视任何人,而且反对歧视。”“那为啥不给我们签证?我这已是第四次来了。”这种弄堂里扛竹篙直来直去的大胡子从来没碰到过,“我知道你们担心我们有移民倾向,这你们就错了,你看,我们都老了,而且没文化,我们不仅不会英文连中文都不识几个,在美国我们能干啥?再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农民生活同以前大不一样,我们有自己的土地,还有鱼塘、鸡场,我们的日子好得很,干吗要赖在你们美国?”“OK!”大胡子往常看到的都是唯唯诺诺、低声下气,此刻他被面前这个脸孔黝黑、满身土气的乡巴佬的坦率和锋利镇住。“我们只不过想看看女儿再看看美国——人家都说你们美国怎么、怎么好,耳听为虚、眼见为实,我们想

亲眼看看，难道不行吗？”就像在法庭上，他一口气噼里叭啦、理直气壮、义正词严地讲完自己的陈述。破釜沉舟、孤注一掷，成就成，不成拉倒，他再也不来了。“OK！”大胡子手一挥，“欢迎你们到美国去。”

“你到底咋想的呢？”树英事后问。

“出门容易进门难，想想这两年签证心里就不想回来。”

“是呀，问题是咱俩日子怎么过。”她说，“你还不老，有文化、脑瓜子也灵，身体也还可以，又肯吃苦，我想你能找到工作，麻烦的是我。”

“只要我有活干你就不愁饿饭。”

“嗨，我不要你养。”她轻声叫起来。

田林知道这是她的心理话，她虽然没啥文化可自尊心极强。为生活在东北她像男人一样，伐木、砍柴、拉车、种地样样活都干。到惠丰后一时找不到工作，他劝她呆在家里休息休息，他的工资两人吃饭不成问题，加上女儿还时不时从美国寄些钱来。她死活不肯，吵着要活干，而且声明：若是不替她找工作她就回东北。他没法，四处托人，最后在镇环卫所找了个扫马路的活儿。她二话没说，拿起大扫帚。哗！哗！干起来。这次到美国若是没活干她是绝对呆不住的。

“若是呆下去不回来，我会想法子替你找工作的。”他安慰她。

“在美国我能干啥？”

“做清洁工人扫马路。”

“美国哪有挥大扫把的？人家都是扫路机械化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他说，“那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做清洁工。”

“我不会英文。”

“你可以到中国人家，听野野说纽约中国人很多。”

“人家会要我吗？俺这粗手笨脚的。”

“那我咋说？”他感到厌烦，“这家不要找另一家，我想只要不懒惰总有活儿干。有些事儿现在也说不清，你也不用多想，咱们走一步看一步，到时候再说，好吗？”

她不吭声了。

“请将小搁板放下来。”空姐推着食品车走来。

“这啥玩意？”她拿起一块麻将牌大小、锡纸包的东西问田林。

“这是奶油，涂在面包上。”田林替她将面包切开涂上奶油，“吃吃看，味道很不错的，小时候在上海我就爱吃这玩意。”

她拿起面包嗅嗅，一股怪味儿，不由皱眉。

“吃吧，又不是毒药，到美国这玩意有得你吃了。”

她咬了一口，只觉着反胃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田林问。

“心里难受。”她放下面包。

“那你吃面条。”田林端起面条。

“我啥也不想吃，”她仰靠在椅背上，面色泛黄额上冒虚汗。

“树英，你怎么啦？”他关切地问。

“没啥，你吃饭吧。”她闭上眼睛，“让我休息一下。”

3

“这丫头，究竟咋回事嘛？”田林看手表：“已经整整等了三十分钟了。”

刚才他俩忐忑不安——总担心有啥麻烦——通过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,推着四只大箱子,随下机的人流来到这里。这是一条长走廊,接机的人等在外面,许多人脸贴玻璃向里张望辨认亲友,看到了就挥手喊叫欣喜雀跃,那高兴劲儿不用说。他推着行李车慢慢地向前移动,眼盯窗外注视接客的人。人真多,既有白人黑人也有黄种人。他相信女儿野野还有那个在照片上见过、名叫方四清的女婿定在其中。呵,五年没看到这丫头了。野野是在六七年“文革”高潮中出生,正值他最困难的时候,家徒四壁,穷得叮当。但不管多么艰难一定要将女儿抚养长大。树英因营养不良缺奶,为让女儿喝上牛奶他去医院卖血。由于难以忍受的折磨和屈辱,他多次想死,是野野让他活下来。为女儿他要咬紧牙根挺起脊梁活下去。历史和良知告诉他: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绝不会永远停滞在疯狂、愚昧和黑暗中,狂飙总会过去,乌云必定消散,问题是时间。看来自己这一生是完了,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。他倾注其全部心血和知识,教她语文、历史、英语和数学。野野也没辜负他,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年年名列前茅,而且连连跳级,十七岁高中毕业考入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生物系,八八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赴美深造。他想起那些个荒唐的岁月:什么批“臭老九”,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,学校根本不读书。孩子大都贪玩,如果不是他狠命抓,放任自流,野野也就荒废掉,不会有今天。每念及此他倍觉自豪和骄傲。

长长的走廊即将走完,接机的人也愈来愈少,就是不见女儿踪影。“野野!”蓦然,他看见门边一个姑娘,忍不住叫起来;但走近一看方知认错人。那女孩年龄、身材同野野差不多,而且也是圆脸大眼睛,所不同的是野野嘴巴有点翘,这姑娘却是